

古人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需要面对、处理的人生万象，大概都可以概括为一和三的关系，且不说王伟娟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她这本《跟着王老师教作文》，似乎也无例外。

她点评的学生随笔，其体例就是“三合一”：由一段“说明”给出整体特性或者背景的介绍，然后是学生作文的呈现，以及最后王老师的针对性点评。它似乎是镜头的立体呈现，第一步，由教师引出背景；第二步，学生呈现作文前景；然后第三步，是教师要言不烦的聚焦，或者说把学生作文特点加以点出来。这是“教作文”吗？是教，也不是教。

说是教，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了师生关系下那种指导，那种“教”。说不是教，是因为，师生之间处在同样生活背景下的那种丰富体验，比如，学生在假期中保持的定力，撞击着教师的心灵；而学生回味的生活细节，也在教师的笔下流连不去。于是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当他们把自己的文字呈现时，其实也是合作完成了生命体验的那种共振。这其实才是作文“不教”而“教”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王老师对此是有充分自觉的，所以她留给金薇老师的作文点评的批语，就是从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教师教的本质的。

说到批语，她和她工作室成员，把如何教作文的状态，又以三合一的结构呈现了。包括学生作文、工作

室教师点评和王老师批语三部分。这里，能够及时把教师点评中的教学经验提示出来，并且上升到一种新的教学观念，成为王老师批语的一大特色。但这里的“三合一”，并不意味着是在用王老师自身的教学理念，来笼罩、一统所有工作室教师的教学经验，不是简单地把他其他老师的经验之多纳入到“我”之一的理解框架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她赞赏吴钟铭老师开发的“教学资源”，还是认同何其美老师的自我反思，或者理解金薇老师把作文教学与生命体验相关联，等等。其实，都是基于对像教学经验的一种概括，从而在相当

教作文，也教做人

詹丹

程度上，既发挥了工作室各位教师的自身教学个性，也进一步撞出了王老师自身的思想火花，并从根本上提升了工作室教学的整体境界。

每年的高考作文向来引发全社会讨论，许多人都以专家姿态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话说得靠谱的其实并不多。在众说纷纭中，看看王老师的点评和批改，也许会澄清我们的一些模糊认识。在“三合一小教室”中，王老师点评指导学生高考作文，其精准到位和有效，在圈内一直有很好的口碑。这本集子中选录的学生作文《御风而行》，其精细的点评和指导，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好作

文固然是改出来的，但更是靠一位能够指明修改正确方向的老师教出来的。而三篇作文从三类卷到一类卷的三次进阶，似乎简洁地提示了“三”和“一”的辩证关系。

如果“三”意味着多，意味着学生精益求精的多重努力，意味着教师因材施教的多变教学技术，意味着教师和学生，教师和教师间的关于教作文、教生活、教做人的三方面的共振体验，那么，什么是王老师一以贯之的“吾道”呢？

我认为，就是一个“乐”字。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几年前，我指导一位硕士生撰写学位论文来总结王老师作文教学经验，也是从这个角度提示的。

“作文”之“作”，按其本义来说，就是“从无到有”，是人的创造力的最好体现。通过学生从作文的内驱力，作文展开的想象力和思辨力，以及完成佳作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感，让写作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的快乐、做人的快乐，教作文，也教做人，让学生在作文中体会到自我成长的快乐，这才是教的最大成功，也是同为教师的我，最服膺王伟娟老师的地方。而作文与做人的统一，是全社会的共识，所以即便是不当教师的人，对于《跟着王老师教作文》这样的书，也值得拿出来翻翻。



边看边聊

说来已是上世纪的事。当年，我在安徽插队，因生活枯燥，闲得无聊，朋友间互相找些书读，大多是些外国名著、名诗。暗自也常写些散文、诗歌，朋友间看看，得到些称赞，于是，做作家愿望越来越强。

回沪探亲，堂房伯父知我心意后，便带我去见秦瘦鸥。秦瘦鸥，大作家，《秋海棠》闻名已久，当时虽未看过，但读过他一些译作。见面招呼后，他忙说：“啊呀，哪能叫我秦伯，该称姑丈才是；你父亲可是我太太的表兄呀。”

那些年，因为运动，亲戚间少有走动，且我父亲去世已几年，我家族又大，许多事我都搞不太清。说到求学事，他极爽快，一口答应，并半玩笑纠正道：“拜师，不敢不敢，从前拜师要烧香磕头，太太法了，我们还是互相学习吧。”

秦老给人的亲切感，以及待人的诚意，谦虚，是无时无刻自然而然流露的。他高高的个，腰背硬朗，戴副眼镜，一口浓重嘉定口音，说话不紧不慢，常有感慨声流露，声中凝有沉沉、厚厚的思索，听人说话，十分认真，频频点首，含笑相视，从不打断。

那天，他谈到许多作家、学者及其作品，印象较深的是谈到曹禹、胡道静。他说曹禹的新作《王昭君》“真是把人物给写活了”，说胡道静学问深湛，为人处世极为谦虚，叹服声不绝于耳。他不谈自己。

我当时二十岁，秦老的话当然不敢异议，但却欲表现自己。我报了许多世界名著及作家，从司汤达到普希金，从《安娜·列卡列尼娜》到《约翰·克里斯朵夫》，还大谈个人奋斗。总之，我谈了很久。秦老坐一边仔细听，没插话，镜片后的双眼凝视着我，目光很深。

后一次去他家，开门见我，他很高兴，迎我进屋，招呼坐下，忙着为我泡茶，只有孩子们才能感受得到。

我经常看到，隔壁家的小女孩，在下雨天的时候，撑着伞，穿上因太大而晃荡晃荡的雨鞋，在雨的天地里撒欢。见水坑，踩水坑，哪儿坑大，踩哪儿，一副无拘无束快乐的样子。这样的快乐，是可以传递的，以致到了现在还能回想起来，还能让我感受到那丝丝的惬意。

馒头店门口三个大熟悉的红字还在，记忆中熟悉的场景也在。我们经常去馒头店对面玩，玩弹珠、玩石子、玩竹棍……我还记得，妹妹小的时候，有一次，大约是累极了，竟然趴在馒头店的门框上睡着了。她小小的人儿，趴在馒头店老屋大大的门框上，就像是枯木上铺了张小巧的树叶，毫无违和感。在人来人往的老街上，竟然没

一边则告诉说，我们的故乡嘉定有份报纸，与他常联络，他向那边推举了我，已有回音，让我去作一次嘉定特产“黄麻”的调查，写篇报告文学。

该说用心良苦，但我当时一听，觉得“黄麻”与文学相去甚远，又是份小小县报，便借口即将回院，说去不了了。他听了，略感突兀，然仅稍息，便连连说：“不要紧，不要紧，以后再找机会。”那天，他告诉我，以前他当过记者，写过许多报告文学。

后来，没再去拜望秦老。不久，我开始写作，多有投稿，却屡屡失败，奋斗三年，才算有所突破，方知写作之艰难，文学之深奥，尤其移民澳大利亚，报社干了一阵后，真正明白了记者编辑工作于认识事物清晰思路及提高整体观的巨大作用。

然而，许多年，我从未想起过秦老。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接堂房伯父来信，除家事外，信中提到，秦瘦鸥托他转告，嘱我多多写作，勿停息，并说，多写些报告文学是有好处的……

刹时，眼前跃现二十年往事。来势速疾，躲不开。我清楚看见了年轻的自己：狂妄、自傲、夸夸其谈，不知天高地厚；又清楚看见了秦老：安坐面前，含宽容笑意，饱阅人生的目光，透过镜片，静静望着我……这才发觉，二十年来，其实我从未忘记过他、从没忘记过他的目光。

早在创作屡屡受挫时，我就已感到自己当年的肤浅、可笑。羞愧不已，无法面对，于是，我将之埋了起来，埋得很深，很深。

几十年过去了。这几十年来，我常会想起秦老，想起这段往事，特别是在我自我膨胀、眼睛有点朝天时。

“叶子”，她酣然入睡，直至天黑。后来老板在关门时才发现，原来门槛上还有个小小人儿，于是，就把还懵懵懂懂的妹妹给抱了回来。

后来，只要看见馒头店，我就会想起母亲笑着对妹说的话：“你啊，就是我从人家门口捡来的。”

紧挨着馒头店的，是蛇医馆。说是馆，其实是连个像样的柜面都没有，只有空荡荡的自家“堂前”。每次经过的时候，我总是看着他穿着白色汗衫，懒懒地躺在长竹椅子上，手里捏着一把蒲扇，不停地摇啊摇。要是有人路过，他会扯着嗓门喊几声，要是谁兴致高了，坐下来，那就好，蛇医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各种离奇的关于蛇的故事。所有的故事，听起来总像是

故事的样子，遥远、神奇又不着边际，让人不辨真假。但我知道，有些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存在。有一次，父亲去菜地的时候，刚伸手准备去摘茄子，突然感觉手指一阵刺痛，接着，指头就迅速肿起。父亲知道，自己是被蛇咬了，于是立马奔向老弟，寻着蛇医而去。他帮父亲简单处理了一下，然后告诉父亲，快去医院，情况有点严重。父亲越感幸亏及时去了医院，也幸亏当时有他处理过，不然，这下可真麻烦呢。

撑起伞，沿着老街继续走，走着走着，仿佛看见了童年时候小伙伴们的身影。老街一直是伴着水澳不断延伸着，我们也总是一路玩水。折一只小船，扔一片菜叶，从水澳的上头，一直跟随到最下游，看看是谁的可以漂得更久。然后越跑越远，越跑越迷糊，最后像个小黑点，逐渐消失在记忆的尽头。

如今，水澳还在，那些小伙伴们却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们在光阴的散射中，朝着各自的方向散射开去。但有一天会想起，曾经的老街与雨趣。



七夕会

陆澹安轶事

小易

陆澹安谓为人之道，亦一艺术，其艺术千变万化，比任何尖端科学为难。陆澹安不怕热，虽盛夏不流汗，不挥扇。林琴南译《茶花女遗事》，陆澹安认为语多冗余，为篡改，朋友以徒劳无益劝阻之，才中辍。可见是性情中人。陆澹安爱书画，朋友中有好多擅书画者，但他从不向人索求。他好客，尤其欢迎亲友之来临，每来一次，辄记录之。



乡间一景

苏沧桑 摄

雨水顺着屋檐的瓦片，滴滴答答地往下掉。有时是一条线，有时又是断了的线。随着雨的大小，在不停地做着直线运动。它们如此频繁而紧密地落下，或许，根本就不知道，檐下有个我，看着入了神。

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想要抓住它们。雨水就敲打在我的掌心，四溅开来。我想用手指去触摸，可是它们调皮得紧，轻易抓不住。于是，我就把两只手都用上，伸开双手去掬捧这屋檐下的水，这下它们可无处躲藏了，只能在我巨大的手掌中“噼里啪啦”地乱窜一气，它们那狼狈跳跃的样子，惹得我不禁咧开了嘴。干脆扔了雨伞，站在屋檐下，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

这样的雨趣，不是哪儿都会有。只有当我回到很久都没回去过的故乡的时候，站在熟悉的老屋下，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听着雨声的时候，记忆才会重现。小时候，每逢下雨，便只能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无处可去，又不知有何

事可做，百无聊赖的时候，就搬条小椅子，坐在自家门口，看着雨水在天空中织成一条条密密的线。它们纷纷落下，又慢慢织成一张张的网，落在高高的马头墙上，落在屋与屋之间的弄堂里，天地之间湿漉漉的，湿漉漉的天，又总是显得很安静的样子。不安分的我，总会找些道具来，让雨的声音，渐渐响起。

我会伸出手去，然后雨就发出“啪啪”的声音，声音很轻，但足以让我觉得动听。若是厌倦了，再去拿把伞来，把伞撑开，搁在台阶上，雨水便敲打在了帆布上，奏出一支支欢快的歌曲。若还是觉得不够尽兴，就去找个搪瓷脸盆来，只要脸盆往屋檐下一放，一阵急促细密的响声，便立马传射开去。这如战鼓般擂响的声音，偶尔会引来大人的斥责声，但更多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无限快乐的样子。这样的快乐，也许

你倾听过雨的声音吗？

吴燕萍

记得去瑞典斯德哥尔摩，是从西班牙过去的，虽是深秋，身上还穿着衬衫。可一到斯德哥尔摩，从飞机上下来，一股寒意骤然袭来，多亏带了厚外套，才有了抵挡。

去市区路上，行人稀少，倒是道两旁树木浓密，且高大粗壮，虬枝苍劲，树叶五颜六色，如染过一般，又似盛开的花朵。瑞典的绿化率很高，森林覆盖面积占了国土的一半，飞机降落时，就看到地面上一片片的树林。不一会儿，望见了波光粼粼的湖水，透过树隙的夕阳此时被湖面反射出一道道清冽的光线，也将岸边码头上停着的游艇影子拽得长长的。后来知道那是梅拉伦湖，流经了大半

斯德哥尔摩有点冷

陈德平

帆。可你并未感到突兀，有隔断感，城市被自然地延伸着，无痕地结合在一起。漫步在老城区狭窄蜿蜒的鹅卵石路上，穿梭于色彩斑斓雕有石刻的古建筑之间，仿佛踏进了中世纪。但一旦走进国王街、皇后街和斯维亚街等商业区，时尚和繁华顿

尔摩骄傲而完美地展示着她的魅力，让人流连忘返。我不禁佩服起康有为的眼力，当初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瑞典，在斯德哥尔摩购下一座小岛，还修建了一座中国式园林，取名“北海草堂”，他一定是被斯德哥尔摩的风光吸引了，想把这里当作世外桃源。

寒风飕飕吹来，想找地方暖和些，便进了街边的酒吧，里面生着炭火很温暖，人也很多。点了啤酒坐下，终于有工夫打量起周围的人。大都是三四个人在一起喝酒聊天，青年男女居多，不时有笑声传来。都说瑞典人冷漠，与人总有种疏离感和疏离感。那几天从机场到宾馆或外出，见到的瑞典人大都不苟言笑，一副公事办

旅游

夜光杯